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中國中古郊祀禮研究

A Study of Chiao Ceremony in Medieval China

計畫編號：NSC 88-2411-H-002-017

執行期限：87年8月1日至88年7月31日

主持人：甘懷真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E-mail: kan@ccms.ntu.edu.tw

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藉郊祀禮以探討儒教國家的政治秩序原理，是筆者一系列禮制與國家權力研究的一部分，尤其關注禮作為一種文化價值對於政治權力所產生的規範。

首先，在既有成果的反省上，我們批判了某些郊祀研究太強調郊祀禮如何反映皇權或給與皇權正當性。郊祀禮蘊涵著儒生的文化理念，這套文化理念具有某種宗教性，如「天命」。儒者在建構一套郊祀的論述時，也給與皇權若干規範性。

其次，本研究著重於探討郊祀所蘊涵的宗教性質，尤其是儒者對於天與上帝的觀念。我們檢討了自西周初年「法則的天」的觀念如何成立，以及如何落實為郊祀禮的核心宗教觀念。本計畫也探討了漢唐間的儒者對於天與上帝觀念的爭議，以及儒教的天與其他宗教（主要為佛道）的天的觀念的糾葛。本研究指出，儒教國家的郊祀之禮是天子藉由儀式象徵其服膺天的秩序，而非一種單純的祈福儀式，天與天子間沒有神秘性的溝通儀式。

再者，我們也探討了漢唐間皇帝執行郊祀禮的各項紀錄，並指出由於儒教祭祀典禮的非祈福性質，故歷代君主執行此禮的興緻其實不高，由此導出儒教國家的危機。

最後，我們著重分析郊祀禮如何形塑一套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人的分類架構」，儒教的上帝不作為一般人所共同信仰的上

帝，此與西方基督教國家的差異值得再進一步探究。

關鍵詞：郊祀、上帝、天、圓丘、周禮、聖俗、人的分類架構、六天說、天神觀、威儀觀

二、緣由與目的

對於中國古代國家型態的研究，歷來都環繞在「專制論」的課題。對此課題的探討可以有三個角度，一是檢討政府的組織與構造，二是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分析專制國家的社會基礎，三是從文化史的角度分析支配理念的相關課題。本研究主要是從第三個角度，藉郊祀禮以探討古代中國（主要是漢唐間）「儒教國家」的支配理念，尤其是對於「天命」觀念的再探索。

學者已普遍接受「天命」是皇帝制度的正當性依據，此觀念至遲可上溯至商周之際。然而，歷來的天命研究有三項問題：一是多將郊祀研究視為皇權的工具與功能，較忽略郊祀所表現的儒教國家的理念。二，較忽略探討郊祀作為儒教國家的國家祭典，其所蘊涵及反映的宗教觀念。三，可能受到西歐基督教國家型態認識的影響，將西方「君權神授」的觀念直接用於理解皇帝制度。但是自西周初年以來，中國的「天」或「上帝」與基督教的神(God)的觀念不同，由此導出的天命觀念自然不同，西漢中期起的儒者以天命觀念為主軸在建構儒教國家時，其所理解的國家型態自然與「君權神授」不同。歷來的學者喜用天命觀念談皇帝制度的正當性問題，但對於天命觀念中的天的觀念卻所知有限。本研究希望通過郊祀禮的分析，藉由制度

面的分析路徑，理解天的宗教面。

三、討論與結果

在這一年中，本計畫所蒐集與研討的資料分成三部分：一是蒐集分析中古時期朝廷舉行郊祀之禮的直接相關史料，如舉行郊祀的時間、地點問題、相關建禮制築物、祭祀神祇、儀式等。二是官員、學者對天與上帝的討論，尤其是環繞在鄭玄「六天說」、感生帝、五方帝等問題。據此分析當時的天神觀念。三是當時民間宗教中的上帝、天神的相關資料，由於時間所限，這部分的資料較零散，故只整理了一部分。以下分別說明研究成果。

自西周初年天命觀念及其制度（如相對應的祭祀）成立以來，周的統治者（貴族）的天命觀念本身就是對其過去巫教的一項革命，「天」（或上帝）代表神聖的法則。在此之前的原始巫教中，神鬼與人同性質，神與人一樣，是喜怒無常、可以巴結的。故祭祀是獻祭給神禮物，以巴結討好神，以求靈驗與庇祐。可是西周以來，神性不同於人性的觀念已逐漸確立，上帝逐漸成為一種法則的存在，人要獲得神祐不是通過獻祭禮物，而是在日常生活的行為上遵守神的法則。因此禮作為祭祀，其獻祭的意義日淡，象徵與儀式意義日濃。故敬神不只是表現在典禮上，更表現在「敬德」的生活態度上。此即「周禮」與「周文」的主要內涵。

這種作為神聖法則的天在孔子及其後之先秦儒者手中完成「理論化」的過程。祭祀非用以祈福，也不是追求宗教性的靈驗，而是象徵對於天的秩序的服膺，有學者將此稱之為「人文主義」，然而此種「人文主義」非無神論之人本位思想，而是人應服從一「抽象」而非「具體」之神格。

在此觀念的指導下，儒家的祭祀是強調藉由「儀式」的恭敬來感受神的存在。所謂「祭神如神在」。但這種通過儀式與神互動的祭祀與巫教有著不同的性質，從周文到儒家式的「禮」，其儀式的目的不是要控制神靈以為己用，而是改變自己以符合神靈的要求。從巫教的獻祭到禮的祭

祀，是一條從「神秘性」到「神聖性」之路。禮作為祭祀，其獻祭的意義日淡，象徵與儀式意義日濃。相對於原始巫教，在祭祀中的魔法內涵消失，這方面尤為儒家所繼承，故祭祀非用以祈福，也不是追求宗教性的靈驗，而是象徵對於天的秩序的服膺。從西漢中期以來儒者制定郊祀禮的目的而言，儒者是要將皇帝置於此一神聖的領域中，令其行為思想符合此一理想的規範，此一規範亦即儒教的理念。¹

天子的郊祀之禮是表明天子服膺一神聖的人間法則，其所祭祀的對象是一「神聖的天」，而非「一般人所信仰的上帝」。郊祀禮所反映的「天」與「（昊天）上帝」，不是作為一般人信仰的天與上帝。此天只與受命的君主（天子）發生宗教上的聯繫，不可以是一般人祭祀的對象。這種郊祀禮源於（漢唐間）人們相信人有「本質」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反映在一種被視為自然的人的分類架構，如天子、諸侯、大夫、士、庶民等封建身分。故人們不可以共同信仰一位上帝。這是中國的郊祀之禮所反映的天命觀念與歐洲歷史上的「君權神授」之不同。

然而，自西漢中期以來，儒教的郊祀禮遇到三項挑戰。一、郊祀禮的成立就是儒教國家對於具有巫教性質的民間宗教的一種否定，如何解決國家祭祀與民間宗教的歧異甚至衝突。漢國家為求民間社會對於政權的承認並獲致支配正當性，故一方面毀壞地方上的祠祀信仰，另一方面卻將地方的眾神請到郊祀祭典上，令眾神作為儒教上帝的下級神明。漢代郊祀禮定制後，此郊祀禮就是一「眾神的祭祀」，祭祀所之「圓丘」是一眾神之殿，在祭天（地）時，受祭對象包含日月星辰山川等各種神祇。我們可以將這樣的祭祀活動視為當漢朝的領域涵蓋廣闊，儒教（以天的祭祀與信仰為核心）如何包容、轉化地域性或基層性的民間宗教，如其神祇如何納入儒教國家的範疇中。

二、儒教的上帝觀念在漢代以後漸受民

¹ 參考拙作《中國傳統禮儀與現代社會》。

間的佛道教等民間宗教影響，人們開始探討甚至質疑先秦以來的儒家的天與上帝的觀念，一般人甚至無法理解並接受「法則的天」的概念。因此天神為何，成為學者間的論辯。這些辯論環繞在鄭玄的「六天說」，而其說明顯的藉由民間宗教中的星象信仰去理解經典中的上帝。根據所蒐集的資料，漢代以來，學者所詮釋的天神分為幾類。一是天文學與陰陽五行觀念結合的天神觀，典型者如鄭玄的「六天說」，將至上的天神理解為一體系，包含昊天上帝、五方帝、五人帝等，且與星辰結合。二是受到基層社會民間宗教的影響，如有學者將儒教的昊天上帝理解為道教的玄天上帝、元始天尊等。三是受魏晉以來西域傳來的宗教與胡族所信仰的宗教的影響，如佛教與祆教。本次計畫，我們藉由文字與圖像，蒐集整理了這方面的資料。

三，郊祀禮強調天子藉由一套確定的儀式（身體的儀節及其他的象徵符號，所謂威儀）展示對於人間秩序的服膺。故祭儀本身非為祈福，對於一般人而言，儒家的此類禮儀甚不具吸引力。且一般的人民也無法參加，至多為觀眾，相較於佛道教有庶民的禮儀，儒家的禮儀（包括郊祀）只是國家的禮儀而已。不只是一般人民與郊祀之禮隔絕，連歷代帝王也多缺乏執行此禮的興趣。他們可能對具有濃厚巫術色彩的「封禪」感興趣，當佛道教盛行後，帝王們更寧可花時間在佛道教的儀式，藉以求「個人之福」，而不願意花時間去執行儒教的祭祀。

由祭祀之禮也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儒教國家的特色之一，是「聖（雅）」與「俗」的對立，一批儒者相信法則的天，甚至讓人有無神論的感覺（實際不然），而民間社會則流行著巫教色彩甚濃的各式民間信仰。

最後，論及郊祀禮與政治秩序的關係。如上所言，漢唐之間的天子郊祀禮一如此時期的其他儒教式的禮儀（如宗廟、婚禮、冠禮、喪禮），對於統治者而言，其目的是在展示作為政治秩序的「人的分類架構」，天子可藉由祭天、與天的宗教上的

聯屬，展示其在「人的分類架構」上的最高位置。也因此，（漢唐）郊祀禮所祭祀的天不是作為一般人所共同信仰的「上帝」，而是只有少數人可以有宗教聯繫的上帝，此與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的政教關係有很大的不同。

四、成果評量

本計畫在資料蒐集上，由於得到人力與經費的補助，有比較好的成果，在彙整之後，可作為將來論文的基礎。

有關郊祀禮的理解方面，由於歷來的研究少著眼於分析郊祀禮所蘊涵的宗教觀念，致使對於郊祀禮的理解較侷限於將郊祀禮作為皇權的工具或功能，本研究指出了郊祀禮所反映的儒教國家的宗教理念。在此部分，或可稍稍超越目前學界的理解。

然而限於計畫執行時間的短暫，未能完成的部分主要是民間宗教中的天與上帝的資料蒐集與分析，此只有寄望以後的研究計畫。此外，中古時期郊祀禮的意義也必須透過與宋以後歷史的比較研究，這部分也只有期待來日。再者，本研究屢次比較儒教國家與基督教國家之不同，但對於基督教的認識恐怕仍不足，須改善。最後，儒教的天與上帝觀與「氣論的宇宙觀」相關，本研究也需加強理解此宇宙觀。

五、主要參考文獻（當代著作）

- (1) 小林彪 金子修一 渡邊節夫編《王權》，東京，弘文堂，1998。
- (2) 小島毅《宋學 形成 展開》，東京，創文社，1996。
- (3) 山內弘一 北宋時代 郊祀，《史學雜誌》92-1，1983。
- (4) 王葆玟《西漢經學源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
- (5) 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台北，東

- 大圖書公司，1995。
- (6) 石元康 韋伯的比較宗教學 ，《二十一世紀》33，1996。
- (7) 甘懷真 鄭玄、王肅天神觀的探討 ，《史原》15，1986。
- (8) 甘懷真 魏晉時期的安靜觀念——兼論古代威儀觀的發展 ，《臺大歷史學報》20，1996。
- (9) 甘懷真 中國中古時期制禮觀念初探 ，《史學：傳承與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98-6。
- (10) 甘懷真 中國傳統禮儀與現代社會 ，宣讀於1998年12月12日「兩岸青年學者論壇：人文與中華文化學術研討會」。
- (11) 西 定生 皇帝制度 成立 ，《中國古代國家 東 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 (12) 西 定生 漢代 即位禮儀 ，《中國古代國家 東 世界》，1983。
- (13) 池田末利《中國古代宗教史研究》，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81。
- (14) 金子修一 唐代 大祀 中祀 小祀 ，《高知大學學術研究報告 人文科學》25:2，1976。
- (15) 金子修一 魏晉 隋唐 至 郊祀 宗廟 制度 ，《史學雜誌》88:10，1979。
- (16) 金子修一 中國——郊祀 宗廟 明堂及 封禪 ，《東 世界 日本古代史講座》第九卷《東 世界 禮儀 國家》，1982。
- (17) 金子修一 中國古代 皇帝祭祀 一考察 ，《史學雜誌》87:2，1987。
- (18) 林巳奈夫《漢代 神神》，京都，臨川書店。
- (19) 妹尾達彥 唐長安 禮儀空間 ，《東洋文化》72，1992。
- (20) 姜伯勤《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 (21) 張寅成《西漢的宗廟與郊祀》，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 (22) 福永光司 昊天上帝 天皇帝 元始天尊 ，《中哲文學會報》2，1976。
- (23) 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台北，允晨出版社，1995。
- (24) 楊承龍 神統與聖統——鄭玄王肅「感生說」異解探義 ，《中國文史哲研究集刊》3，1994。
- (25) 藤川正數《漢代 禮學 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68。
- (26) 蔣竹山 宋至清代的國家與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顧與討論 ，《新史學》8:2，1997。
- (27) Wechsler, H. J. 1985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